

孔叢子

四

孔叢叢子卷第七

白咸

汪

連叢叢子二



連叢叢子下

連叢叢子上第二十二

敘書

上書館藏

家之族胤一廿相承以至九卅相魏居大梁孔子生鯉字伯魚
鯉生伋字子思伋高穿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凡九州魏城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焉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焉壤成侯小子之後彦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言事高祖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廿以經學焉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難以妙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忠之子以治尚書焉武帝時為侍中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焉太常典百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礼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士諸大夫士无也諸之也无之大夫言本无此大夫假有之以車輶猶公子安祖先王之類也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岡亦山芋格猛虎生縛羆犴犴亦作慢音岸羆犴慢羆犴之大者為羆犴文如狸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如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虞心故乃闢四封以為藪圍境內以為林禽鳥育之驛驛澑澑驛之初貌書則鳴囁夜則呻吟飛禽起而翳日走

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讐驚之者其刑深虞僕苑全人
之候林苑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廬櫟叢戴星入野列
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罿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
虎頓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恆忪耳目喪精值綱而衝局
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言車從之徒微
以稱其工亦乃縛以絲組斬其牙支輪登支或作枝與偕同言獲獸
多可擣其輪登滿較式高載歸家蓋貴被髮瞋目躁骨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万
歲斯亦略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薮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心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永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漑浸以時日引月長亘平洪枝條脩遠揚天繞連枝猗鄭其房或拳句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变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矧方冒平半頃清室莫与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殽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言考以先王之禮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解酌樽兕兕光亦兕觴角一云罰爵立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經一紀我賴以

寧寢不御筆淒而涼清內蔭我室外又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叙厥情

鵠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鵠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為祥并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已賈誼事長沙王傳於坐闕鵠似鵠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自傷悼以鵠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咨我令考信道秉真文有鵠飛入誼舍止任命慎厥所脩惄遲養志老氏之疇祿爵之來祇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歲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今勤劇

麥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憇乎南藩覩茲亥更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螻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梁之子豈曰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逆必致驕驕必致亡匪惟辛苦乃丁大殃

言是蟲浸辛而弗以為辛猶高粱之子浸驕而不以为驕遂至于大殃

與從弟書

臧報侍中從弟乃安國也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猶言希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罪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石室正於紛擾之際歎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叢者哉言既得屋壁之書安昌襄

雖禹平學亦多所不信惟聞尚書二十八篇琅琊二十八宿謂
禹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

辟玉書未出好朴之季遂有此言矣以禹然如堯典

說者以禹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禹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故

堯典自禹

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

道亦作尊

俗儒群驅狗吠雷

書所錄

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禹之傳云

時安國所得辟玉書皆科斗文字遂以今雖古凡得五十九篇

其餘

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故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变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堆砌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

若斯何猶言也

其奈此何

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隸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佳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禹之穿蟬蟲至弱木禹之敵夫雷非石之鑿蟬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

此言古訓有之謂

李以前跋禹善

故學者所以飾

百行也侍中子國

子國字明達

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

欺名動遵禮法少長操故雖與群臣並衆近侍見侍崇禮供藝事獨得掌御唾壘朝庭之士莫不禁之此汝親所見也

漢書云侍中比二十二右元貞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藝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壘朝廷禁之

詩不亡乎無忘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出

臧子琳位至諸事亦傳李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光字子夏父霸字少孺成帝即位奉馬博其後馬太師賜靈壽杖年七十元始五年薨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為閼內侯茂子子國生子印為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印生仲驩為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劉歆字子駿成帝召見為黃門郎與父向領校術書講論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元所不究向死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時為侍中子驥鄒陽鄒陽本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史丹字君仲董元帝成帝為上將軍薨有男女二十人十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凡四人候至焉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直不恤於進取桂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為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与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義當作毅崔義之子以疾隠身不仕漢書稱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義友善及義仕工莽言建新太平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臣咸今詳連叢文之文其理與漢書同而其名異且漢書稱崔毅以疾隠身不仕蓋後疾愈復仕故子建從子俱漢書誤作崔義寫何則詳連叢文毅誤作仁義之義字可辨也光武中與天下未悉從化董憲豈豐等部衆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患之是時闕里无故荆棘叢生一旦冒關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歆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不然府君曰為之奈何對曰庠序之儀廢棄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為盜

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礼內為禽之之備

外示以簡易憲等无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逆府君從之用格

憲等

鄭永字君長初事梗始亡歸光武拜諫義大夫時東海人董憲起兵其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破之降者數千人惟別帥彭曹、虞休皮常等各十餘

人稱慘軍不肯下湏之孔子廟里无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永異之謂府丞及曾今日方今危惡而闢里自閒斯豈夫子設令太守行禮助吉珠无道耶乃會眾衆修廟射之孔清豐等共會觀視散因此會之豐等亦歎焉永乃持半酒勞饗而潛挾兵歸永竟之于格殺豐等漢書元永殉子建之辭蓋豊之不祥子建之不祥

李焉議郎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李行聞三府交命委

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歲

建初乃漢章帝元年

大旱天下憂之間

群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焉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焉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歲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焉成湯之事焉天子納

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

子和史作孔信字仲和此書蓋孔氏子孫所集故多不書其名然字又與史小異

太中大夫鮑彥曰

鮑彥史無其傳

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

色厲矜莊儀容水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玄靜不与俗競氣不勝鬱似若无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焉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報无道之強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荏高氣元戾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強者

此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
俗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
强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一言而
得其義雖十言而不能奪者唯析理即實爲得不以濫麗說
辭爲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无主俯
仰而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爲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
理故冗長溷穢之言而衆莫能折其命所以爲口費而无得也
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著訥言得
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
理不應之質而聽者因形飾偽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爲
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審著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揆度眞偽固不
知所以精之如自爲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
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
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无此二者填得之
半也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竒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襲成君次儒第二子之後也
孔廟字少孺孔延年之子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元帝
即位以忻賜爵閼內侯号襲成君廟四子長子福次子捷第三子喜弟
光子家于茂陵以垂李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苗不從
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於其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
李才不若出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苗已還從
之諳道矣由是以春秋見稱當此孔奮字君角少孺之曾孫
祖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苗受道矣後爲武都太守弟奇游李洛陽舊
以奇經聞嘗病去官守約郎同卒于家竒博通經學作春秋左氏
刪言刪定王莽之末君苗避地至大河之西以大將寶與融
其義也

高家常高上賓從容以論道高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

寶

字周公更始初獻見東方尚復不歎曰閑累世在何而知其
志俗即將家屬而後事光武高大司空及顯宗朝年十五薨

每与其兄

議李其兄謝服等及壯祖即祚君爲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焉義詁發伏闇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李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荅問凡三十卷將來君子嘗背遊意華詳錄之焉子豐善於經李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斷氣猶言絕然方自知爲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爾彥且効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醕小人擊缶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家少擊壤上化便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寫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李家陛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高詩書頗涉礼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

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時孟子曰曰臣聞愛其人者愛其屋上鳥憎其人者所以崇德作聖臣示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蓋辭平卦林當作易林案後漢崔故曰以其家易林占之一作家林荅曰直字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太子所在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浸而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卷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辭曰吏稱薄坡令許君然勸令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為得願吾其定矣是時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曾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鄭得成長彥頗隨時爲今學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隨時烏牛子言華陰張太常時孟子雷華陰然張太常其華陰之人狀本无其名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答曰性能沈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

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耻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謂聞流言不稱之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悌忠信乎答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物而目之則曰孝悌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魯人有同戚之計而死者歟為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因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工主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觀天子有交燕之歡同名綿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崔駰學於太學

崔駰字宣伯漢肅宗巡守方丘駰上因巡頌帝

寧知崔駰平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及憲焉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後出為長岑長不之官卒于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

鄧衛尉乃鄧訓即禹之子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建初三年拜

謂者後拜張掖太守謹校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授之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訖豐之然後乃致乎荅曰家物少湏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眄崔生訖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訖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贏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湏租入是猶古人訖決江海以投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相曰此子親母不等訖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文姜齊女為魯桓公夫人桓公與齊侯通焉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拉殺之絕不爲親即凡人爾

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互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

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

皇甫威明字威明，為度支將軍尋
為尚書後遷弘農太守封壽成侯

諱封不受轉為護差校尉
年七十二卒，仲淵乃李彥族人

五聞孔氏真父之後，為宗子云三父之

後繼伯李叔之三宗也

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如

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荅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為業

者非唯經傳而已可以季則季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无可无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末門子孫所能及

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二仕則仕能季則季自伯祖之子孫世

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季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壹故季不稽

古仕无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

言是故弗克負荷已荅曰伯之子孫今可其仕季之子孫何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霸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設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長孫尚書問季亮曰

張孫尚書本無其名

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

之德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上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

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无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

賢則能為之季亮曰君之論甚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无聲雖而曠側耳將何聞乎无形

雖離婁並昭將何覩乎

離婁古之名，日者荀卿帝時人黃帝亡其玄孫
使離朱索之離朱乃輔費也能視百步之

外見春秋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在人念思道德猶為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孔大夫乃孔昱字元世七世孫少習家學太尉卒以師喪弃官卒於家去大夫蓋時以邑稱也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一章句內學

漢西

士論以經術為內學以諸子雜說為外學故褚李孫曰臣幸得以經術為
當季彥時方尚辭文乃以章句為內學以經術為外學焉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
句為內學以經術為外學焉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密於其今古
義雖善時其所廢也而獨焉之必將有患盍固已乎答曰君之

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季二知乎季愚乎大夫曰學所以

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

頻日猶往日

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其

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故使吾釋

善二

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季為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君

子立論必折是非以見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
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平吾季不要祿貴
得正義爾復以此受忠猶甘心為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
傳義孔安國嘗為臨淮太守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其人固莫識
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吾猥為祿
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為先君之
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方
此蓋為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真君子恨不
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敢

楊太尉問季彥曰

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无不窮究漢安帝永寧

初為司徒後為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

即因飲餌而卒時年七十矣

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群籍而

世不歸大儒何

季彥父子和為臨晉令不歸

大儒言世不以大儒歸之

荅曰不為祿學故

也惡直醜正寶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周爾免害焉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季彥見劉公劉公本无其名客適有獻盈者公孰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互食育鳥獸以互之肴衆座僉曰誠如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二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之生也蚊蚋食人蜘蛛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蜘蛛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奉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

水初二年乃後漢
孝安皇帝時

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

河南四縣雨雹如棬杯大者如斗穀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取陳厥故季彥與仲淵說道甘之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貢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方漢家大忌時下不長孫子既止仲淵第聞是言也孫子逆史無其石止謂止於仲淵所而聞是言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寬此二者而已矣二者謂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天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白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之中鄧口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漢孝傷帝誕育百餘日即位鄧太后臨朝稱制改延平元年河東垣山崩鄧國三十日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史稱延光元年河西大雨季彥見

雷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变青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遂有此對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彥孝廉

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卒憂遂止平家季友五人謙退愛
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
視之如僕隸其筆則興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
莫不推先以為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月子丑卒

史稱年四十七

孔叢子卷第七

孔叢子釋文

嘉言第一

萇音長安施箇移切或弛詩止切好禮虛到切事夫風無切使于疏史遇肫扶下切已之已人食列切已之已人已並養里切既宴伊甸切夫死音扶與計音預盍姑已上轉脫切夫以扶繫下已之同自又吉詰胡計切填下豐義切之堂練切已矣音以難易上耶于切富說輸喪切知者音智夫不音扶

論書第二

曠夫風無切已歿音已之以中音形日切惡鳴各論事切錯行樂音落之下同愀然七小切而已音已暗惡音觀覩鳥大麓音鹿已而音迷錯七各切禋燔符表切死難奴旦切與於音預祇祇音夷刑錯七故切三鹽孟長聚兩切所任汝鳴切除過古郎切應之去共切聲之長展兩切

記義第三

篤夫計記切施人施智切名歎舒玉切相室息亮切從死才用切長者長兩切好人虛到切譽已紀音好外虛到切下濟色秦昔切女知音智草男知音智下全德力正切任臣汝鵠切已耳音已上音以其知鳥智同使宰喪士使于蹕史使以遺以醉切若夫音使人喪士切舍寶音私私昵尼質切陷辟辟亦步切下與於音將意資良切蓼莪力竹切裳裳如清澈列為施程業切非從牆窖則已暗適爾施集切不中丁仲比功比罰甲負切斷者挺切

刑論第四

刑省所景切降典古巷切折民之列切弗勝詩證切又書無別皮剗蒸切下同無別皮剗切刑重直隴切民賈求往切惡之烏故切不省所景切夫赤音扶切折獄獄切非從牆窖則已暗適爾施集切不中丁仲比功比罰甲負切斷者挺切

之恃

蒲沒切

之枳

諸氏切

惡其

烏攷切

間居

音

記問第五

孔伋級析薪先的負荷切任賢汝鳴切凶聞訖力任法切任法汝鳴切
之知音音難者那干于堅切燭犧牛強周切息卿側鴟門操曰七到已得燭焉
師於虔切梟鳩上堅切參焉尤虔所好到只且上諸氏切使以奕奕士切剗
施上力絀切下接尔切自貞父伊盈切蔓延袁然切亦去聲亦去聲永歎他子弟賓切羽敏切
上奕士切下疏史切車子昌庭切鉏商牀魚切五父方短切瘞鬚身居均切今
見賈遍切應之共證切

雜訓第六

由砥諸氏切不與音相好屋到切舍琰上音捨下古穴切珠瑱他同切子車於
於鄭徒甘切而別皮列切使以疏吏切當免云進切下同亦作綱疏遠音踈爲屬
珠玉王切全名力正切之惡烏谷切各卑音以受禪時戰切舍適上音捨下音的下同

居衛第七

可將即亮切百乘繩證切君任汝導切不訾郎移切適齊施隻切相易
夷益寄帑切有奇居宜切折臂食列切秃骭下晏旨切皆僂衛主
不與音大牢音不累力借切惡有音其行下孟切行行上孟切行
只音自摶私列切示作悞高切同譽祐後切追王于況切大工音不爲千萬切下音泰
乘繩證切焉得於虔切珪瓊才贊切秬鬯上音鉅下音卦切亶父扶雨切適宋

廸樂朔獻

廸守第八

廸守音禪秦時戰切曰蟬時戰切齊車側皆切金奠釋上音納賈

音好惡上虛到切臘辟音日齊側音

公儀第九

參音要利伊消切其行研孟過行切胡母音甚易以改切

抗志第十

鰥魚姑頑切一勦房使乎疏史切和者胡卧切以長丁丈切無已音以下同故使大切士舍所捨必疣音期大居之爲人干傳切府藏才浪之分乘繩燈切無伯如字又音霸期切泪之古忽切不禁居吟適觸施隻自累力出四違直隴切已言音炎說式銳屬耳之欲喪也四浪切卒盡即律切小爾雅第十一

廣話

莽文牛蓋頒賦浦還切聚樸傅木模梟魄結切開徹勑列造之切七到煢刻將廉切

廣言

憲何曷葛切麗著直略切脩杼直呂切比辨匹彼切印我俄剛切顛和俞切汨古勿切熯也香薪切熯乾欣衣切作熯桑感切勦截楚交辟除切比激渠記切燶之稍延切

廣訓

惡乎鳥聲切曰贊赤燈華切鹿鹿桂丘切麌上符方切而亦六切而亦六切贊亦作博本作贊切曰贊陵之切屬婦時訛切非分扶問切曰難方版切曰

廣義

之占余切廉從先牆客切之贈鳳切之隊徐醉切之穉羊至之室毛昌切而亦六切而亦六切之穉羊至之室毛昌切

廣名

之占余切廉從先牆客切之贈鳳切之隊徐醉切之穉羊至之室毛昌切

廣服

廣服

便者切疏史蔬食嗣一夫音降節如夫豈抗欲強而必當

丁浪錕語上公渾切告然胡老子寡既昭切下同相好虛到折毀旌列

五父音合葬間梁紇下役輓父死販大行下孟於祁雲乳穀

於菟上音烏女妻七計橫生戶孟切由惡鳩各使相爽土修好

虛到而璫音強之如不已音麇於漫悲此貞擬音疏達音之行

下孟詣愍麻度骸度各稱膚赤證論士盧因宮他又湯何切作

難切相惡鳩各而臨切鴻舍先捨相魏悉其切喪職鳩鹿弭裘

鳴悲而蒂博蓋切又幾乎音機

論勢第十六

求從將容數被切角好卑至到惡尊鳥故二難乃互目累方織

質秦致嫪毐音上即到切在喪如字

執節第十七

義強巨兩切下談說寄贅省刑浙省問相悉亮其行以行同卒

不導律監行下孟

詰墨第十八

崇喪蘇郎惡禮鳥故苴經子余昔非古顏躬行戶裏鴻夷

處暗亦惡鳥故切下惡疾鳩各行已戶庚陰重切臚強諫蔓

卒自導切律

獨治第十九

紙水陳尼切又易操食躁名窮方遇塞於桑則媾音降殺

上如字丁色戒切之免音弗父音

問軍禮第二十

齊戒側皆切下齊車三日音司舍奠釋訛飲古獲飲至於禁則紮齊側皆

荅問第二十一

之知音。戾夫風無當之較爲韓于傳切下中行戶廟說難於士
度其度天同。知氏智難之乃且知伯智施施余友何施商移
三恪康落其姊大計第累累切追使使上爽士切而然
晉蓋失而列無累切決拾極業梟將切上疏史切而然
獸初銜凶凶許拱贛忽陟降切扛鼎古雙蹠
初銜凶凶許拱贛忽陟降切扛鼎古雙蹠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舍旃捨今圖力政

相魏湘亮將事鄒亮蓼侯竹轉相思漿繁說湍藝使永爽
切方師率駢間音區干上勒朱切乃孝音醫翳日於計苑今力政
正公諸城切喪精四浪登較古學孟貴浦見瞑日軫躁猾
柔自至樂即各切猗那上於宜切飲燕音宴洗解切兕觥序
鴻吉竟喪已四浪鵬音全考力政蓼蟲盧皎蟲而充焉立
於憂惡能鳥將焉於憂衍衍切山雷切力舊往到
氣徒管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事先烈性分接問亢疏上音抗知足音謂強如字剛壁
行非下孟今史切力政得與音韻受釐蓋其切惡有音
切爲人于傳請從切燕見音造其唐到可度唐落行高孟
別而彼列交燕音弟素杜奚以好切又數切葉公
賑之切爲贏餘輕取後娶與殺音預荷已以有分扶問西
乎烏幾於機已乎音學知音智何居音基要祿音長然臣
惡直鳴故知得音智省宗相井切棬杯驅圓乘陽神陵

後序

臣咸詳孔臧續連叢子二篇至興子琳書而止自叙世而下逮季彥卒悉孔氏之後人術案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爲襄成侯追謚孔子爲襄成宣尼公世祖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襄成侯志卒子損嗣孝和永元四年徙封襄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献帝初國絕魏復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爲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爲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爲紹聖侯唐太宗封太子裔孫德倫爲襄聖侯由漢平帝至唐子孫龍衣封不絕不審何人修續之然當在桓靈之際故獻帝時國絕此書遂已而无續焉

後序

孔叢子者先生廣平公序之詳矣先生頃得是書未幾因領憲計二政于嶺南公餘遂釋而進之先皇帝嘗賜金紫以寵嘉之然尚藏于祕閣而天下樂聞乎道者欲有之而未能得逢子于先生之門得其本又可私善諸已而已耶因命工刊焉庶乎与樂聞道者共使知逢之心異蔡邕帳下之論衡云耳時嘉祐八年癸卯冬十一月日門人

呂逢序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孔叢子 / 題〔漢〕孔鮒撰, [宋]宋咸注. —北京: 北京圖
書館出版社, 2004.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643-6

I. 孔… II. ①孔… ②宋… III. 雜家 IV.B229.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4640號

ISBN 7-5013-2643-6



9 787501 326433 >

書名	孔叢子(全四冊)
著者	題〔漢〕孔鮒 撰 [宋]宋咸 注
出版	北京圖書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fb@nlc.gov.cn
Website:	www.nl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三·一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643-6 / K·977
定價	七十元

